



依偎

丁捷 著

Peu importe que l'on vive ou que l'on meurt, tout dépend si l'on
我们是否真的会死亡。取决于我们是否真的会爱
sait s'aimer.

La fin d'un amour, c'est souvent un drame qui mène à la solitude.
恋爱越是纯粹，越是孤立无助

Entre une comédie romantique et une histoire de haute volée.
唯美与悲情的巅峰，浑身颤栗的阅读体验

一部最适合恋人互相推荐的生命书
Livre de longue vie, livre d'amour.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依偎

丁捷 著

Peu importe que l'on vive ou que l'on meure, tout dépend si l'on sait s'aimer.
我们是真的会死亡，取决于我们是否真的会爱。

La fin d'un amour, c'est souvent un drame qui mène à la solitude.
恋爱越是纯粹，越是孤立无助。

Entre une comédie romantique et une histoire de haute voûte,
唯美与悲情的巅峰，浑身颤栗的阅读体验。

Une vie de couple, c'est un livre d'amour.
一部最适合恋人之间互相推荐的生命书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依偎 / 丁捷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-7-02-009137-9

I. ①依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3722 号

责任编辑 肖潇雨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校对 王玉川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1 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875 插页 7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137-9

定 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假如没有 2012
你我也许不会真爱

目 录

一		001
二		011
三		019
四		028
五		039
六		049
七		055
八		061
九		067
十		078
十一		083
十二		087
十三		097
十四		105
十五		119

十六		128
十七		143
十八		148
十九		165
二十		177
二十一		187
零		199

在北国冰天雪地的背景上,安芬呵呵地傻笑着。那会儿她一直在用探寻的、热烈的目光勾我。请不要误会,我说勾,目光勾我的勾,并不意指勾引,我只是觉得目光是有形状的。代表我们不同心思的目光都是有不同形状的吧。这个应该好理解。它像我们大学时候所上的色彩课,严谨的老师会把色彩讲得很科学,浪漫的老师会把色彩讲得很艺术。很科学地用色彩画画儿,一定会把太阳画成红色,或者黄色,金色。浪漫地画就不是那回事了,太阳可以是黑色的,可以是蓝色的,因为太阳是画家的心,随情变幻啊。还可以像莫奈那样,把太阳画成一盘彩色沙,或者梵高的太阳,是一堆盘旋的线条,每一根线条都有一道生命,太阳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生命啊。我觉得人心再复杂,再怎么玄乎,都是可以用色彩来模拟的,最多加上色彩的形状和动态吧,一张绘画,完全可以把心描绘得透彻。安芬这个时候的目光,如果我来用画笔表现,那应该是一种藤蔓状的色彩,哀怨的柔软,快乐的迷离,也很有一种力量;它向外生长,扩散出许多小手,抓住你,抓住你的目光,抓住你的注意

力,甚至抓住你的心思。除非你的目光不与她相遇,相遇了就不要企图逃脱。我没有逃脱,也许心里暗自渴望,这也许是我意外的旅途中,一份意外的体验机会。

圣诞日的下午,我们坐在三楼简陋的平台上,喝着一种叫做藤香茶的茶。安芬说,这专属于亚布力思地产的藤香茶,里面是有许多故事的。喝这种茶,会使人产生美好的迷幻,抑或糟糕的迷幻,与其说它是一种茶,不如说它是一种毒品,有毒的饮品。

“你,南方人啊,你一定不相信,这个很玄”。安芬做了一个撇嘴的表情,用调羹把暗红色,甚至有些随着午后日光的倾斜变成紫色的茶水,搅了两搅,用她的鼻尖去嗅其中的滋味。“反正,我是相信的,每年我喝这种茶,每年都会体验到奇遇。你看,今天碰到你,也许就是一场奇遇。每年许多游客,来到亚布力思,不一定是冲着这里原始的,几乎与世隔绝的自然风光,以及博大天然的滑雪场地,但我们一定是冲着一壶藤香茶来的。这么说吧,人们渴望平庸的生活,有一天会在外力的作用下,那种外力也不是刻意的外力,更不一定强大到什么星球相撞,江海翻腾啊,只一点外力,漫不经心的外力,就使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。哈哈,一杯茶就是这样的。人们堕落,有时也是为了寻找生命的奇迹,想象中的奇迹吧,很虚幻。”

她这样炫耀藤香茶,似乎在为我们的相遇相识,找到很好的注解。至少到现在,我和她能坐到一起,看起来还真是有些戏剧性。我一大早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,转车过来。我来到亚布力思度假村简陋的总台,正准备办理住宿手续,可是,我发现我的行李怎么就不在了。什么时候不在的?忘记在出租车上,还是丢在了机场出口通道边的厕所洗台上,抑或根本就没有从飞机上拿下来,

甚至根本就没有带上飞机，彻底忘在家里？我仔细回想了好一会儿，有一千种疑问在我脑海中翻腾，就是没有理出行李的真正线索。我很懊悔，从县城打到一辆出租车，似乎就是一路睡过来的。天那时候几乎没有亮，出租车开着大灯，小心翼翼地在山区攀行着。我在睡觉，把行李的事，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吧。丢就丢了吧，丢了也就是几件破衣服，一些画画儿的颜料和笔什么的，最值钱的大概也就是一个锋利牌的剃须刀吧，那是我一张80×100的油画的价格换来的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，不过是一张破作品的价值啊。可是，行李不见了，会议报到证，装身份证的钱包，这一切也就没有了。只剩下我人一条，站在总台前，对着陌生的总台小姐，急切地解释。

“先生，您所说的会议，也许前一阵是在我们这里召开过，可是，最近真的没有您说的会议。”陌生小姐无奈地告诉我。我把那个会议的名称详细地告诉她。她和善地笑着回答我，没有，真的没有这个会，也许您记错了名称，也许记错了宾馆吧。

亚布力思，噢，亚布力？不是，亚布力，亚布力是北方的另一个地方吧？我要的就是亚布力思，一个四个字的看起来如同山寨了亚布力的地名啊，当时对这会议通知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我当时嘿嘿地笑了，地球上有许多名字，就是这样的。

“没错，亚布力思。就是这里。”我说，“会议就是一个笔会嘛，尊敬的某某某，你好，我们荣幸地通知你，你的画作《遥远的马力，以及夏日》经专家评委认真评选，获得本次大赛二等奖。请于某年某月某日如何如何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样的笔会。”

总台小姐笑了。她并不在认真听我的话。总台上并不忙碌。她的手指一直没有离开柜台里电脑的鼠标。我想她沉浸到传奇或

者魔兽或者微博里去了。我有些生气，站在那里独自生气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安芬走向我。她从门外进来，走到我后面，好奇地望着我。在我的目光与她相会的一刹那间，我们都有些异样感——应该说，我有些异样感。当然我没法说这种异样感是什么，来自哪里。我冲着她笑了一下，她有过的短暂的迟疑，然后脸上也露出了笑。在我看来，有些神秘莫测的微笑。她一定完全听懂了怎么回事，于是直接就走过来说：“噢，孩子，你拿我的身份证先登记吧，费用我也先给你垫着。其他的，住下来有时间慢慢查找。”

尽管那一声老气横秋的“孩子”称呼，让我觉得真逗，但我还是说了很多感激的话。她始终微笑着，帮我办妥了一切。我真的如她称谓的那样，变得很安静，很乖，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。我能怎么样呢，一个连自己身份都无法证明的陌生客，在亚布力思度假村陷入了茫然无助。安芬不及时出现，我在这一刻也就变成一条流浪狗了。从安芬走向我的第一秒钟开始，我就注定要自然而然地、乖乖地跟着，仿佛她是我的主人，而我从一条流浪狗，变成了一条幸运的宠物，至少是一个找到了临时寄寓的宠物吧。

一个奇遇是不是就应该有这样的开端呢？

入住了安芬帮我安排的小单间，又跟着她到副楼的底层餐厅吃了午饭。我有些困倦，想回到房间休息。可安芬兴致正高，把我“押到”顶楼露天的茶座。“你现在是我的奴隶！”她对我的帮助，尽管我有不得不接受的心情，唐突，不安，也有点欣喜。但她倒是眉飞色舞，恰如成就了一份可以惊喜的收获，“没有我，你哪里也去不了，在找到行李之前，最好跟着我混，老老实实听从我的安排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万恶，不会虐待你哦。你不要当我是奴隶主，也不要当我是政府，可以把我当做姐姐啊，说不定你就有一个

丢失的姐姐，在你很小很小，形成记忆能力之前，有一天你姐姐从家里出走了，你的父母呼天抢地地寻找，最终没有找到，二十年后，上天安排她跟她的弟弟奇遇，就是今天的你和我，哈哈。”

我们俩为这个假设笑得前仰后合。我说，你真会奇思妙想，真有你这个姐姐，多好啊，吃你心安理得。

“一切皆有可能。”她说了一句那种滥街的广告词，并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就有一个丢失的妹妹。”

安芬主动，热情，话语里充满小机智，甚至有一点精于世故的油滑，看起来与调皮难以区分的油滑，但这让我喜欢，在我看来，任何陌生感遇到她，在短时间里必定荡然无存。

“我请你喝一杯特产茶。”她打了一个响指，茶座的服务生一定跟他很熟，笑眯眯地过来。“一壶藤香茶，两个杯子。”她说。

“疼、香、茶？”我对这个名字不解，“喝了会心疼还是胃疼啊？”

她哈哈地笑，说：“藤，藤蔓的藤，香，香水的香。不过，它的产地倒是乡下的乡，所以藤香茶，藤乡的茶，你喝喝看，想哪儿疼，都行啊。”

茶上来了。

“我们先要焖茶，这当儿给你讲一个笑话。”安芬提议。

“当然好，”我说，“有笑话当茶点，好好好。”

“从前有两只海龟在沙滩上相遇，一见钟情。他们在一起窃窃私语，亲密地拥吻，并相约第二年到这里再幽会。第二年的这一天，公海龟早早地来到时，看见母海龟已经躺在那里等他了。公海龟非常激动，走上前说，早啊宝贝。母海龟却气愤地骂道：早你妈个头啊，只顾着自己爽，也不把本小姐翻过来，害得我在这里躺了一年，肚皮都快晒爆了！”

安芬几乎是费了十分大的克制力,才没有笑喷的,总算讲完了故事。见我不动声色,她急了,说不好笑吗,这么逗的笑话。我说好笑是好笑,可这个笑话太老了,听N遍了,实在配合不了你啊。安芬白了我一眼,说我还没有讲完呢。

“第二年他们亲热完,那个脑残的公海龟又忘记把人家翻回去。第三年他再来幽会时,发现母海龟带着一大群大大小小的龟仔在沙滩上嬉戏。公海龟一阵惊喜说:看来俺当爹了!可他一看,不对啊,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,显然不全是自己的啊,就问:谁是我的孩子。母海龟说,我也不知道谁是你的孩子。公海龟就自作聪明地说:找到自己的孩子不难,只是需要时间,等他长大了跟女朋友约会,忘记把人家翻过来的一定是我的儿子。母海龟一听,冷笑着说:哼,告诉你吧,你忘记把我翻回去,后来每路过一个公海龟,看见我的白肚皮就过来上我一次,每次上完之后都忘记翻我回去,就这样我有了许多孩子。如今这个年代,会下种的男人遍地,人品好有责任心的男人绝种了。”

这次我忍不住笑了。安芬就说:“这次你总算配合了,但是配合得不对啊,你应该怒目圆睁,对我说,嗨,美女,不带这样骂人的!”

“你怎么知道,我是遍地的那种?”我说。

“那你是绝种的那种了?”

我做了一个抽打她的动作。说你们北方人,祖祖辈辈给冻结在炕上,练就的全是唠嗑本领。

说完笑话,安芬给我倒上茶,并一再提醒我,每一次喝藤香茶,都要带着一颗虔诚甚至迷信的心。“当着人生的一次初恋,”她这样描述,“尤其是你第一次品尝这种茶,就像第一次约会女孩,不,

第一次去解一个陌生女孩的衣服扣子，把女孩翻在沙滩上，哈哈。噢，不对，应该是第一次去探究一个女孩的心思吧，那样，郑重，神圣，当一个人生仪式似的。”

她熟练地搅和着藤香茶。这种茶喝起来苦苦的，可是吞下去之后有好几种回味，很难说得清楚的复杂回味，感觉味蕾受到一种颠覆，的确让你产生莫名联想。我很想知道这种茶的具体来源，更想了解一点安芬所说的所谓致人奇遇，至少安芬应该举个我们以外的例子吧。安芬手压嘴唇，做了一个不许的动作，补充说：“孩子，不许贪心，先按照姐姐我设计的题目，讲讲你自己，然后才能从我这里换到你要知道的。”

大概在遇到我之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，安芬就说，讲讲你自己吧。此后，我就像耳鸣一般，耳朵里老是嗡嗡地响着，时不时听到安芬喊我：“喂，你是谁？”

听到她这样问时，我掉头看她，她总是不在说话的样子。我有点迷惘。后来一想，也对呀，无缘无故的帮助，难道连一点对受助者的知情权都没有吗？我心里一定还是有些不安的，有些不过意啊。

于是，我说：“我自己？好啊，我是一个无名的画家，西画的那种，平时靠给出版社画插画为生的，哦，也许应该是个会画画儿的青年吧，不能算是家，这次从南方来参加一个颁奖活动。我有一幅画得奖了，一个不算大的奖，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……”安芬打断我的话，说，“不是啦不是啦，我对这些可不急着感兴趣，我要你讲讲你的恋爱啦，你谈过恋爱没有？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她是南方人，还是北方人？她不会是上海人吧？我想象上海女人，都是白白胖胖的，微胖的那种，嘴巴很凌厉吧。有的话，

你就讲讲啊。”

这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说：“您是记者吗？是记者可我也没有什么八卦价值啊，我是一名无名画家，甚至不配叫家，只能说是油画作者而已！一点新闻价值没有。”

“你不是名画家，我也不是记者。”安芬放声大笑，周围的人好奇地向我们张望。安芬说：“这样我们才平等嘛。平等的人遇到一起，随便点好不好？舍掉复杂程序好不好？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喜欢这个，遇到看得我眼睛舒服的男人，哼哼，也包括你这样的男孩啦，就会上去跟他说：先生，啊，或者说，小子，帅哥，给姐讲讲你的爱情故事吧。就这样，大部分人会被吓一跳，然后，不安地坐下来，最终把他们的故事全倒出来，仿佛倒出了一辈子的苦水，很痛快的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，你不是记者又为什么收集这些？我想大部分人讲的都是那些自以为不一般，其实很平庸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吧。”

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”她用手撑起下巴，侧着脸仰望亚布力思的天空，说：“一人一世界，正相反，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常。”

“即便非常奇特，可堆积在那里，一样是垃圾。”我指指安芬的脑袋。安芬对“垃圾”这个词很不满，说，“什么呀，你才是垃圾呢，你这个南方的臭小子。”

我们都呵呵地笑起来。我再次问这有什么用。安芬说：“我真的真的，都要快瞧不起你啦，凡事一定都是有功利才有价值吗？我喜欢，这就是用场。噢，对了，你们南方佬都是生意经吧，有一颗很实用的脑袋对吧？告诉你，这些故事，就是用来创造品味、制作绝品的藤香茶的！好茶要有好点心，奇茶嘛，当然得有奇妙故事做

伴侣啊。”

我不禁瞪大眼睛。安芬说话就是让人一惊一乍。安芬说：“小男生，不要怀疑吧。我不是霸王条款对你，你一个故事，可能没讲完，就陷入我的故事中了。我说过，我们是平等的。”

“可我，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，对，你的，故事，的兴趣，呢。”

“你会的。”她眯缝着眼睛，仿佛要把她的目光压得更扁，“你求我讲的日子在后头呢，到时候管我叫姑奶奶，还得看姑奶奶脸色。”

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。简陋的屋顶平台茶座，稀疏的茶客注意力全被收拢了过来。

“讲讲你的初恋，或者你的第一次春梦吧。”她看看周围的人，朝他们一一点头，笑，致意。然后，她抽烟。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桌子上，一包烟，一个火机，她熟练地玩弄它们。她把火机啪啪地打着，再熄灭。如此反复。她的脸上露出一点有些邪乎的笑。她隔着桌子，身子向前倾过来，然后我闻到了一种清淡然而持久的香水味，带有一点柠檬的清凉气息，一点苹果的甜香。她在我的耳边轻轻说：“任何一个女人，都把自己的初潮，初吻，初爱，初孕，看得很重，珍藏得很深，对不对？”

我在她的香郁里有些意识迷离。她的脸颊与我靠得实在太近、太近了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想，我能确定她的说法，但是我不能体会。

“这样好了，小子啊，你说你的。然后，我也给你说我的。行不？”

我情不自禁把脸离开一线，好让目光能看见她的眼睛。她的瞳孔几乎都放大了。我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头影。我甚至被那

么清晰的头影吓了一跳。

我被自己吓了一跳。咳咳,我被我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,通过一个女人的瞳孔。

二

“我觉得说出这样的故事，是违背本意的，也是良心不允许的。”

尽管我再三在内心抵御自己的倾诉欲望，而且再三这样申明，但安芬这个人不可抗拒，她对我这个比她至少年少十岁，身藏的那么一点可怜的阅历，倾注着好奇与渴望。她的一番话，迅速构成了一种逻辑，你面对她就等于面对了这种逻辑，被这种逻辑推着走，然后就不得不服从这种逻辑，服从构筑这种逻辑的主人。一个几乎是陌生的女人，我很想管她叫女孩，可她的成熟看起来实在不能算是女孩了，叫女人已经相当恰当，在最初结识的几个小时内，她略施软硬，便让我无法摆脱倾诉。人们常说，一切的一切都来自缘分，而缘分是不可解释的，缘分也就成为一切的一切不合理事情发生的合理出口。缘分也许完全可以再去证明安芬式逻辑的合理性。

“讲述初恋要从哪里开始？初恋有确定的定义吗？”我这样问安芬。